

一块花砖会说话

□李娜

漫步在古朴的小巷,每一面长着绿草的墙壁、每一块生着青苔的瓦片、每一扇褪了色泽的木门,都在向世人讲述着光阴的故事。尤其是这里的花砖,让你迈出的每一步都充满了质感。

每一条小巷,都是有故事的。小巷的每一块花砖,都是会说话的。

小巷花砖,是一种奇妙的组合。从形状、颜色,到排列布局,无不诉说着设计者的巧思。花砖形状各异,常见方形、菱形、梭形、六边形、八角形,还有许多奇奇怪怪的形状。花砖颜色丰富,红的似火,黄的如金,蓝的像海、像天,绿的若草、若木。不同形状、不同颜色的花砖互相搭配,总能带给你不一样的视觉盛宴。同色系的拼接,更显简约、大气。花砖排列布局灵活多样,有简单而规整的几何图形,也有复杂而精巧的花鸟鱼虫,妙趣横生。

小巷花砖,淋了雨,便会呈现出另一番光景,一半是诗意,一半是稚气。蒙蒙细雨打在花砖上,溅起朵朵细小的水花。这些水花在花砖上晕开一圈圈浅浅的水痕,宛如一幅细腻的水墨画,透着宁静与诗意。小巷老了,脸上难免生了褶皱,褶皱里聚了许多雨水。此时在小巷里行走,充满了考验。你不知道哪一块花砖像孩童一样调皮,一落脚就会水花四起、泥点飞溅。此番光是想想就很滑稽的情景,我曾亲历过。那一刻,仿佛听到了花砖在一旁咯咯的笑声。

小巷花砖,一路延伸到你看不见的地方。巷道蜿蜒,不熟悉的人断然不知下个转弯会有怎样的遇见。在小巷深处,有一家老字号的酒馆。酒馆的地面和墙面,都镶嵌着花砖。墨蓝的墙壁上用金色的线条勾勒出蜿蜒的藤蔓,藤蔓上点缀着金色的花朵,且每一朵花的形态都各不相同。择一靠窗的位置坐下,一杯小酒,几碟小菜,一边品尝一边静静地看着窗外的花砖巷道。阳光透过柰森的叶隙洒下斑驳的光影,偶有行人走过,脚步声在小巷里轻轻回荡,诉说着小城的安宁。

岁月变迁,小城居民对花砖的那份热爱却始终不曾削减。在许多地方,依旧保留着布满花砖的小巷。哪怕年久破损,人们也会安排工人对其进行整修或翻新。

我曾亲眼见证这些城市修缮师们劳作的场景,也曾见到他们用塑料袋当作洗衣盆清洗衣物和席地而眠的模样。他们的身影里,有生活的艰辛,有为梦想努力的热忱,有不顾旁人眼光的泰然自若,有千千万万同他们一样的辛勤的劳动者的样子。

想着,每个人都像一块花砖,久了就整修,太久了就翻新,但对生活的热爱,从未削减。

世间万物,都有自己的语言。它们或直白,或隐晦,以独特的方式表达着自己的情感和思想,传达着生活的真谛。有太多人读懂了这些语言,这人世间才变得越来越好。

北国风光



故乡,那片蓝紫色的马兰花

□李文俊

暗交替,更添几分梦幻般的柔美。花瓣所支撑起来的,不仅是故乡的草原,还有我童年的梦。我看着这些花朵,什么也不愿想,或许这些花朵所想的,也是我所想的。

我记事以来,从未这般认真地端详过一朵花,或去想过一朵花。也就是从那一刻开始,我喜欢上了马兰花。

其实,喜欢上一朵花并不容易,我知道之所以喜欢它们,是因为它们根植的这片苍茫辽远的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人。它们的原始,它们的纯净,共同构成了我生命中的某些东西。

直至我离开故乡很多年后,我时常想起这些花朵。

马兰花,学名马蔺,我们小时候叫它马莲花,是鸢尾科鸢尾属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它的花朵通常呈现浅蓝色、蓝色或蓝紫色。花瓣通常有六枚,外三瓣较大,常有深色的条纹或斑点,向外伸展然后反折,内三瓣较小,直立,中央簇拥着雌蕊和雄蕊。其叶片坚韧细长,灰绿色,像一柄柄出鞘的利剑,守护着花朵的娇艳。

关于马兰花的传说很多,有人说马兰花“通灵”,如果你在草原上迷了路,找到

幻万千。它们用自己的色彩,点亮了沟壑的沉寂,塑造了地貌的层次感。

今年初夏,达茂旗的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邀请我回故乡参加“马兰花开”沉浸式草地音乐会,地点就在我的出生地白彦花。

这是一个边境苏木,如今虽已改为镇,但极少为现代工业污染,使得它即便在日新月异的21世纪,依然保留着原始的魅力,夹带着青草与泥土的气息。

入春以来,达茂旗接连下了几场透雨,那些似乎已在记忆中模糊的马兰花,又奇迹般绽放于草原上。

朋友说,音乐会不搭建舞台,草原就是舞台,演员们可以即兴发挥,尽情演唱。它不仅仅是表演,更是一次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通过音乐进行深度连接的生命体验之旅。一缕风声,一声鸟鸣,都可能成为下一个音符的起点。

我们离开旗政府所在地百灵庙,驶入边防公路。越往北走,地势越开阔、平坦,路旁的草色,也由最初的浅黄淡绿,逐渐过渡到苍翠。起初只能看到零零星星的马兰花,过了红旗牧场,马兰花沿着道路两侧,向着天际线的尽头铺展开去,无边无际,整个大地都被这纯净而浩渺的蓝紫色覆盖。这样的景色,仿佛与童年的某个片段悄然重逢。不过那时我们并不知道珍惜,只觉得它们是草原上众多野花中的一种,可现在它们以如此壮丽的姿态重现,带来的不仅仅是视觉的震撼,更有时光流转、物是人非的感慨,成为一个连接过去与现在的文化符号。

马兰花的根、叶、花、种子均可入药,清热利湿,解毒,是草原上的“救命草”。

风把六月吹了过来,也把马兰花吹了过来,蓝紫色的花朵波动着,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韵律与诗意,向天边流淌。

后来,因父亲工作调动,我家从白彦花苏木搬到了查干哈达苏木。这个苏木以荒漠草原和丘陵荒漠草原为主,拥有季节性河流和独特的沟壑地貌。无论是广阔的荒漠草原、起伏的丘陵,还是清浅的河畔、神秘的沟壑,都能看到盛开的马兰花。

在那些看似荒凉的沟壑里,马兰花开得更加密集,更加娇艳。有的呈现深邃的靛蓝,有的泛着温柔的浅紫,有的则在蓝紫之间巧妙地融入了一丝淡淡的粉色,层次丰富,变

下去……

厚厚的草压在我的身上,我只有趴在地上等待。这时,听见阿卡拼命扒草的声音,半天,我看见了亮亮的月光。我爬起来首先摸了一下右脸,湿湿的,伴有微痛。阿卡赶紧靠近我的脸,看我的两只眼睛都睁着,便使劲吐口气说:“吓死我了!”

还得重新装车。这回装车麻烦大了。草都没了秩序,再装不出原来的样子。我和阿卡重新装,装啊装,装一遍不行又重装一遍,月亮始终陪着我们,给我们照亮,跟着我们装车。不知装了多久,我们累的都快举不起叉子了,终于装好了车,往回走。

可是不敢快速,老牛也懂得,慢悠悠地前行。

终于到了家,车停在院外的柴火垛旁。见娘的身影,正在室外进出,看见我们已经进院,就赶紧返回屋里,弄饭去了。

卸了车,哥让我先进屋。我刚迈进门槛,就见娘,哎呀一声坐在锅台上……

“妈呀!你脸怎么啦?”妹妹惊呼。

我凑近门边的大镜子,一看,整个右边脸乌紫,肿得高高的,已经看不见眼睛。我吓了一跳,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妹妹说,你们再不回来娘就要疯了,一晚上进来出去望你们,眼睛都红了。

再看娘,还在那里不停地眨着眼睛,直叹气,心疼的手不知放在那里。我也不想吃饭了,整个右边脸胀胀的,张口也觉得费劲,便早早躺下去。第二天起来照镜子,才发现,在右眼睛靠内侧眼角处,从上到下划开了足有一寸长的口子。

后来右眼留下一条长疤,像一根粉条围绕在右眼的周围。我并没有因此生出烦恼,也没觉得自己变丑。倒是一想到娘在那个晚上坐立不安的神情,心就疼。

行走在老牛湾峡谷

□刘海豹

在老牛湾峡谷看天空的留白
不需要仰首凝视

你只要低头看一湖碧水
就能看清每一朵云的眉眼

水中的云朵都被水洗过
白得像带雨的梨花

如果有风吹过,水中的梨花
会一阵战栗,能摇乱游人的心

两岸峭壁,是岁月拾起斧子
用鬼斧神工,刻出的奇险

一斧子下去,壁立千仞
把清水河和准格尔,隔岸分开

黄河水向南奔流,走得那么急
它不是迷路了,而是在努力
寻找出口

多少年过去了。岁月磨平悬
壁的棱角
像磨平一个人最初的锋芒

沿途留下许多故事,被人传颂
比如神牛犁河,君子津,飞
来寺……

长城的手是后来伸过来的
与黄河深情一握。太极湾像
一张弓
被慢慢拉开

行走在老牛湾峡谷
有时候,我是沿河看景的人
有时候,我是被河水磨平的
石头

诗二首

□博尔姬塔娜

牧鸟

晨起闻啾啾,窗棂剥啄稠。
催人备雀巢,雀巢巧营求。
鸟婴吞细米,铜雀饮清流。
闲看风摇树,牧鸟浑忘忧。

小窗即事

窗外韭畦青,窗内海棠红。
门下二百雀,萌深三千鸣。
南风解我意,虚室生白明。
掩卷神凝久,茶冷忘品茗。

暮色深深(外一首)

□王志勇

暮色深深,扯一片晕染的彩云
多想托住落日的余晖
让它慢慢地下沉
让世间多一分光明
多一刻绚丽缤纷

一位老者静静地站在坡顶
长长的须发画着晚霞
一只兔子立起
双耳触摸坠落的云朵
一只百灵跃出
把最后一抹余晖吞进嘴里

天地蒙蒙
夜,静了下来

吃饱喝足的牛羊
都已入围
只有几只新生的羔羊
发出“咩咩”的叫声

马上追风

从来没有的恐惧
轰隆隆。大地发出呻吟
颤抖着,随着气流
追风。时光以看得见的速度
流逝

在两旁,还发出“刷刷”的响声

一个老旧的船票从蹄下翻出
昔日的大海已变成沙砾
假如穿越
稚嫩的童颜,如何面对
苍老的自己
一首老歌从风中慢悠悠地飘起
古老的长调穿越了几个世纪

追风,其实已在风中

星诗

北国风光

